

扎进厕所搞“革命”

下了高铁，钱军直奔车站大厅的男厕。

半只脚还没踏进去，一股尿骚混合消毒液的味道就呛得他脑门发麻、眉头紧皱，“鼻炎都能被这味儿‘治好’”。

这味道，多半是因为之前的人上厕所不注意，小便溅了出来，而且肯定不止一个人；保洁人员常用同一把湿拖把清理厕所里里外外，原本溅到便池外面的一小滩尿，就这样被拖得满厕所地板都是；而尿液里的尿囊素遇上水，慢慢放出刺鼻的氨气。女厕的情况相对好些，但无法幸免。

类似的，还有马桶圈上的黑脚印、堆满的厕纸篓……这么重口味的体验，只要你用公厕，就肯定遇到过——即便这两年来，财政部调动了大笔资金专门投入到公厕硬件设施的升级改造，尤其是在高铁站、机场、景区、大型商场等地。

为什么公厕的设施改善了不少，但我们的日常使用体验还是不太好？

A 为倡导“厕所文化”，他找了一个很小的切口

在国内，大家好像默认公厕用的人多，有味道挺正常的。

当人们觉得一件事情“正常”的时候，就会去适应它，而很少想怎么改变。但钱军特别想做什么。

3年前，他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做“厕所公益”的基金会：昆山昱庭公益基金会。口号喊得很响，要“为改善如厕环境而奋斗”。

从哪里开始呢？他选择了一个极小的切口——先给小学免费提供厕纸。

厕纸，其实是厕所脏臭的几大症结之一。

目前所有的公厕，都会把所有用过的纸巾扔在垃圾桶里。然而，很少人知道，正确的做法其实是：把厕纸扔进马桶冲走，而不是扔垃圾桶，这样臭味就会减轻很多。

——不对啊！明明很多厕所隔间都会贴着一张告示：“请不要把纸扔进马桶里！”

“它说不能扔的是面巾纸，不是厕纸。”钱军说，它们的差别是，厕纸密度低、韧性小，扔在马桶里可以被水冲散；而面巾纸完全相反，浸泡在水里也不容易变形松散。所以，上厕所正确的做法是，用厕纸，用完扔马桶冲走。一来不在垃圾桶里残留臭味，二来避免不及时清理导致的“爆桶”。

然而，国内大多数公厕不提供厕纸。小包的面巾纸成了唯一选择，也成了脏臭的来源之一。

钱军想从向小学提供免费厕纸开始，撬动点什么。然而刚开始和学校谈合作，他最常听到两种反

应：“厕纸？这是个事吗？根本就不是个事呀。”“吃饭的时候不要谈这些……”

但在小学调研时，钱军却发现了老师们并不在意的细节：每到放学，好些孩子在教学楼和校门口之间把水杯里的水倒掉。问了才知道，孩子们往往会因为学校里的厕所有味道而不愿去，外加课间短、上厕所憋着尿，放学后把水倒掉。

“从厕纸里你就能看到，‘怎样上厕所’这样的东西课本上没有，老师也不会教。这其实折射的是人们对待厕所的观念问题。”

项目每进一个学校，背后都是“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”。铆着一股劲儿，钱军的厕纸公益项目慢慢摸清了些门道——用巨大的时

间和精力来影响校方对于“厕所教育”的看法。

3年过去，这个项目如今覆盖了505所学校，平均一个学生使用一年的成本为5.47元。第一年免费捐赠，第二年开始由学校自筹经费。厕纸公益项目也逐渐获得了教育部门的支持，推广有了突破口。

他还跟清华美院协同创新生态设计中心合作，试点生态厕所循环综合体，让学生能体验到尿液如何变成无害的水和肥料，激发学生对厕所的想象力。他们正将这做成模块化产品，降低成本，推广到其他学校。

“当然，要改变人们固有观念，建立‘厕所文化’，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。”钱军说。



钱军

C 他在社交网络上表态“还要再‘粪斗’三十年”

为了改善厕所环境，他进过山区，爬过高原，和不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比划着交流。去西藏援建厕所时，他顶着头疼，带着同事专家考察。藏民喜欢穿袍子，身上挂饰也多，厕所里就放了更多的挂钩和桌板。西藏冬天时间长，人们衣服厚，钱军就把马桶斜着安置在隔间里，这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，用起来舒服。

他就这么越陷越深，慢慢地，人们不再叫他“钱总”，都戏称他“钱所长”。可他觉得建厕所也不治本，无论发达还是贫困地区，意识不改变，“再多公厕都没用。”于是他又请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一起制订方案、推广厕所文化。

他说自己有“最好的点子”，把公厕改造成“品牌展示中心”，让厂商去承包。他设想，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政府维护公厕的费用，厂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，也会保证公厕整洁。

他自信地带着方案去找全国各地的政府谈，依旧碰得头破血流。有的领导第一次见面很热情，握着手说“全力支持”，背后却觉得他奇怪，从此找尽借口躲着不见。少数主管官员真心支持，也无比为难。公厕一直被认为是单调的公共设施，过去甚至有明文规定，不许出现商业元素。钱军依旧找不到突围的办法。

扎进厕所三年来，钱军“脸皮厚了”。三年前第一次演讲，原定20分钟，他开场5分钟就没话说。如今无论面对谁，说起厕所，他都滔滔不绝，讲到夜里11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。他过去总觉得，做好事不要太宣扬，如今却开始主动策划各种活动，“想办法让大家知道我做的事”。

可改变了自己，他也看不到自己事业的起色。他甚至断言，“厕所涉及的方面太多，文化更是难变。”“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希望。”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厕所这事“淹死”，去年基金会资金紧张，他又计划把名下的一座写字楼卖掉，结果连家人都开始暴怒。

他只安慰自己必须要撑下去，因为“关注这事儿的人本来就少，要是再放弃，厕所文化就没人提了”。

刚扎进来时，钱军满怀信心地在基金会的墙上印上“为改善人类如厕环境而粪斗”的标语，这些年来收获了来访者的无数笑声。可事到如今，他也说不清这些笑声有多少认真的成分。他只能再在社交网络上表态，“还要再‘粪斗’三十年！”

综合《中国青年报》、
公众号@BottleDream

B 他不得不承认，“离目标还很远”

钱军办公室书架上摆着马桶模型、厕所除臭剂和一大瓶金黄的尿液，办公室门外贴着一枚大大的大便贴纸。看到的人都会笑，可他在办公室里叹气，“我是陷在厕所里，越陷越深了。”

三年前，他还是风光的商人，搞物流，办餐饮，做金融，“一路顺风顺水”。如今立志改变中国公厕环境的他，把生意都搁在一边，把社交账号的昵称改成了“厕所先生”，每天的日程全被厕所排满，甚至用自己孩子的名字“昱庭”成立专门的厕所文化发展基金。

人们说他跑偏了。相

交多年的老友听说钱军为这事花了上千万元，惊得合不拢嘴，然后拒绝了他筹款的请求，因为“这压根不是个事儿”，“还不如救几个濒死的孩子”。从来没张嘴求过人的钱军话噎在嗓子里，脸憋得发红。

每到一個地方，即使没有尿意，钱军也要一头扎进厕所考察一番。日本的公厕整洁得一尘不染，甚至脱了鞋才能进。可是在中国西部，钱军发现人们挖一个大坑，架上木板，再搭上个棚子就是厕所。城市里公厕不算少，可很多都弥漫着尿液和消毒水混合的刺鼻

气味，马桶圈上布满可疑的污渍，地上总是湿漉漉的。

“中国人能上天下海，可连厕所都搞不干净！”钱军说，自己三年多前就是被这句话击中，觉得中国人去日本疯狂抢购马桶盖，已经开始对厕所有追求，公共设施与需求脱节会愈发严重。可三年多后的今天，他不得不承认，“离目标还很远”。

他认识的著名地产商在老家甘肃天水花了近千万元，给只有旱厕的几十所小学建现代化的厕所，如今大多被废弃。因为每年要花几千块钱保洁运营，又需要专人管理，校长们觉得太

麻烦，“没必要为小事操心”，就把这些厕所一锁，依旧让孩子们去蹲苍蝇蚊子乱飞的茅坑。

他知道只建厕所不管用，想用更长远的办法去影响学生，比如为学校厕所里的每一个坑位放上厕纸，让孩子们安心如厕。可阻力比他设想的还大，有些学校，免费厕纸送上门都不愿领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钱军托熟人、靠脸面才能送进去。

他又在学校推广“拿废纸换厕纸”，想提升孩子的参与度，可校长把一百多份年内必须执行的文件拍到他面前，明说“厕所真不算急事儿”。

让孩子去管理公共厕所，当“小所长”的尝试则遭到家长的激烈反对。情绪激动的父母跑到学校，质问“我孩子犯啥错了，为啥让他扫厕所”。

身边的人总劝他别干了，最常用的理由是“这个事儿应该交给政府”。最近两年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“厕所革命”，有关部委也确实实在建更多公厕。

钱军却说，“对厕所文化的认识才是关键。”管理者和使用者都觉得厕所就是个难以启齿的地方，即使脏乱也理所应当，那自然会陷入恶性循环。

世茂巴萨“旋风少年”暑期嘉年华火热上映

世茂携手巴萨带来“旋风少年”暑期嘉年华活动，足球配盛夏，让你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。

7月23日，姚江湾·天源举办了“旋风少年”暑期嘉年华活动，本期嘉年华极受业主欢迎，现场气氛异常火爆。足球彩绘，普通的足球，在孩子的画笔下变得与众不同；保龄球，把起源于英国的足球和起源于德国的保龄球相结合，孩子们体验欧式运动，了解欧洲文化；翻糖甜品，翻糖制作成足球模样，形象逼真，随时补充能量。

世茂·天慧项目幼儿园操场内，30余名具有一定足球基础的孩子，在章勇、姚晨这两位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教练的带领下。顶着烈日，展开了一堂以巴萨“旋

风少年”选拔为主题的阳光教育课程。活动当天，比拼反应力、传授球技、学习理论……高温预警都无法阻止孩子们对足球高涨的热情。

本周末，姚江湾·天源3D水晶足球拼装&足球巧克力DIY，继续等你来玩来嗨！世茂·天慧，还有一场充满乐趣的“足球探险之旅”等你来参与，在阳光梅丽号海盗船上寻宝、颠球、射门等足球探险环节和各种好礼等你探寻。 林倩倩

